

称为“成”，“天”，“滇”，“丁”即自称为“高原人”，这与十万大山的瑶胞自称为“山里的人”正是一样的。

懂得了“成都”即“天都”，“滇都”，是蜀族先民语言的异译。那么川西坝子古称“天府”的“天府”一词也就可以得到正解了。“天府”一词，以中原华夏语言来解释可以释为“上天的府库”之类的意思，但这是不准确的。“天府”一词不过是“成都”一词的异译罢了。“天府”者，天族人（即成族、蜀族）的地域罢了。这应是“天府”一词的蜀语含义。

在蜀国历史上有名的开山通道，砌石建墓的“五丁力士”，在过去，释者纷繁，不得其说。现在懂得了“成”，“丁”，“天”，“滇”都不过是蜀族先民族称的异译，那么“五丁”也者，不正是依照什伍编制起来为蜀国统治者服役的“丁”人（即“成人”，“天人”，）吗？“五丁”者，什伍编制起来的蜀人也。

附记：本篇之成，任乃强先生提示，指导，使笔者受益良多。又承任先生审阅批改初稿。使人感动，书此志谢。

## 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

任乃强

成都这个地名，最先出现在《战国秦策》。原文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后世因为蜀国都城就叫成都，便分别把苏秦所说这个“沃野千里”定为蜀国之地，而把“成都”二字定死为蜀国都城的专称了。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置成都县起，迄今二千二百九十六年来，只北宋初年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他说：

“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这一推断，显然有三重错误。（1）、蜀族与周族都是唐虞以后，分别从梁州与雍州发展起来的。在周族迁岐以前这两族没有过政治军事的交涉，和经济文化的联系。这就不能说蜀国的成都，得名于周族迁岐的成就。（2）、周太王去豳迁岐，是举国迁徙，所至即成为都邑；并不似匹夫崛起，需要经过一年两年的经营才得成为国家，才得建成都邑。《大雅·绵》这篇诗，是周人歌咏太王迁到岐下时，开辟周原建造新都邑之诗。它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第二章选地立国）“日止曰时，筑室于兹”。（三章。卜定宅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作庙翼翼”（五章。建成官寺和宗庙了）。“百堵皆兴，鼙鼓弗胜”。（六章。民众齐心，应鼓声合力建筑）。“乃立皋门”，“乃立应门”，“乃立冢土，戎丑攸行”。（七章。国都建成了）。足知：他是初至周原，立即建立国都，那能有“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旧说可据。（3）、“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史记·五帝本纪》称道舜由匹夫崛起，群众向往，积年发展过程的话。也是“成都”二字最早的出典，不合误加到周太王的身上。就引据典实来说，也根本错误了。

我前写《四川地名考释》合当是二千三百年来第二个解释成都名义的。论据只在《华阳国志·蜀志》广汉郡、新都县有“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三都，号名城”这一句话。把这句话

结合蜀族从汶水蜀山逐步移进入成都平原,多次迁徙都邑的历史发展过程作出推断,以为他因为最后定都在此,遂未再迁,故曰成都。这一推断,是只用新、广、成和都字的华文含义造意,别无其他依据。不过比乐史之说较能符合于古代典籍和地理实际,还不敢自信是绝对正确的。

当时曾自疑的,是:蜀族并无文字;其人语言是否就与中原语言相同;用中原文字含义来解释蜀人自己制定的地名,是否适当?从前,我撰写《华阳国志图注》,对这问题就曾考虑了很久。去年作《四川地名考释》,又曾考虑过一次,总觉:蜀山氏曾与中原的黄帝轩辕氏结成儿女亲家;蜀地生长的颛顼、帝喾、大禹,都到中原作了皇帝;彭祖与萇弘也都是蜀人到中原作了殷周的大夫。从而相信蜀族与华族的语言是互通的,便再一次把成都名义肯定了。

本年夏,认识温少峰同志。这个精通古文字学与音韵学而又富于深湛之思的革命干部,向我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成字以丁为声,与顶、颠、天、等音同部,是羌族支派的本称,不当用华文字义作解释。并由“成熟”连称,涉想到蜀字音义来。使我受到很大启发。我们洽谈两次,互相补充,逐步提高,完全统一了认识。

当我们初次接谈,只谈到成字的问题。我回忆当时的感受,是不但新颖,而且绝对正确。“成”,就是“高原来人”之义,是古羌族分支进入河谷盆地经营农业者的自称。所以陇西留下了“成纪”这样的古地名,四川也留下了“成都”这样的古地名。这些地名,都是周代以前就已有了的,不是秦汉才有的。所以用秦汉年代的文义来解释“成都”的取义,与用“三年成都”来作解释,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的错误。我当时作了检讨。

在同意成为羌支民族的本称后,我还帮助他找到川边另一个叫成都的小地名。它在丹巴县南的大渡河岸,是只有一家人和一亩水稻田的夹谷平地。当土人告知我“他叫成都”地名时,神态自然,绝无联想到省会成都的表情。这就可知那个成都与西蜀的成都是无关的。查丹巴县旧图,那里也是“成都”二字。这就可更明显的说明“成”为“高原来人”之义。

(丹巴县的土著,原是康北高原来的羌支民族。)

同时,还使我回忆到苏秦说的“西控成都沃野千里”的“成都”,不是指的蜀国都城,而是指的蜀国的地面。否则,那句话就不通了。关于这一点,少峰同志在第二次会谈时,又提出都字古音与氏、榆同部,“斯榆”、“斯都”为同义语的见解来作补充。我感到又是不但新颖,而且是绝对正确的。从而肯定了《西南夷传》中所谓“邛都”、“徙(即斯都)笮都”和“武都郡”的都字,也与苏秦说“成都沃野千里”的都字一样,不是说的这些民族的都邑,而是说的这些民族分布的地盘。更还可以把“武都山”(即仇池山),“都江堰”(古称湔壩,秦为湔氏道)的都字作为氏字解释。因为《西南夷传》有句总结语“皆氏类也”,正包括了这些都字地名的地面。

我虽两次都热烈拥护这样的新解,仍未免还小有所疑。疑在:“新都、广都”,和巴东的“平都”,同是先秦已有的地名。新、广二都,与成都尤为接近,合称为“蜀国三都”。成既是蜀族本称,难道新、广也是蜀的别称吗?关于这一点,我亦作了自疑自解。那就是:

(1)、羌族进入四川盆地时,原有多数支派。例如青衣、冉駹、斯榆、丹稜、白马、湔氐、什方、梓潼、郫苴、百濮、巫哉,都是几千年前就已在盆地边缘山区居住的。(另详《巴蜀古代民族》)。湔氐和什邡,更是与蜀族同时进入成都平原的,所以秦代成都、广都、新都与什邡、湔氐和梓潼、葭萌(苴国)及蜀一同置县。

(下转77页)

地球上，江河将逆流上山，水将在阳光照射下冻结，人越活越年轻，奶油和咖啡混不到一块的现象将会出现。在这个奇妙的倒溯世界中的居民大概也会以相反的方式思考问题。对他们来说，过去和未来将相互颠倒，而他们对此却习以为常。

如果宇宙能以这种方式定期逆行，那么在理论上它将永保其运行。但实际上它能做到吗？物理过程会倒逆吗？正如物理学家所提出的那样，它们在时间上是对称的吗？从表面上看，要想把一经损坏就无法修复的东西再合一趟无疑是荒谬的。但是，物理过程或“经历”可以逆行的观点并没有真正违反基本的规律。正常逐渐让步于不正常的规律，即热动力学第二律不过是一种统计学规律，它表明的是偶然性。它并不是说逆行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仅仅是说“不太可能的”。

是如何的不太可能的呢？这要看你考虑的是微观世界还是宏观世界。在量子物理学的亚原子世界中，这种时间的对称性是没有不寻常的。粒子衰变了，又重新组成。的确，除了一种重要的亚原子粒子形式的运转状态外，量子物理学所有的规律都可以颠倒。问题是，在宏观世界中，这种对称性基本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

混乱移动的原子不停的跳跃着，就象寓言中那只修了半天钢琴就会自动弹奏贝多芬全套作品的猴子似的，自发地将自己排列成有规律的运转格局。但是等待宇宙用这种方式自动地产生秩序，却需要极长的时间。

人们确信，宇宙很可能具有某种内在的原子协同作用。看起来完全混乱的分子运动很可能包藏着一个相互协作的原子序列。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当所有的原子开始“统一步伐”时，它将开始一次自然现象的逆行。这表明，在一个周期的宇宙中，扩张阶段的时间将是向前的，而收缩阶段的时间将是朝后的。这样就使宇宙在每一个完整的周期开始，再次上紧它的“发条”。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设想，在每一周期的终结，宇宙将一丝不差地返回到它开始的状态，也就是说，时间不应该设想成一只沿着无止尽的直线前进的箭，而是一个封闭的环。这种宇宙并没有真正的开始与结束，尽管它们仍然具有有限的存在时间。但是，如果时间真是如此封闭着的，那么过去也就是未来。这一概念引起许多矛盾的地方：如过去可能是未来，未来也可能是过去。

因此，当代的宇宙学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接受某种宇宙更生说，要么承认时间逆转。或者，象现代科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把大爆炸看成是物质世界的开端。如果大爆炸的确标志着宇宙的形成，那么它又是怎么引起的呢？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并不论述这一问题，他们和休谟一样，将会争辩说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出之有因。

如果真是这样，大爆炸和那个炸出了整个宇宙的最初的异点，划出了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面。在爆炸之前如果真有什么的话，那也超出了科学的范围。

秦学圣 洪历建 译

（上接44页）则新都与广都，有可能原是另一羌支为蜀所并。（2）、羌支未入川西平原以前，四川盆地原曾有人居住。这是可以由“元谋人”与“资阳人”这两次遗址发现而肯定的。新都、广都、与丹稜和郫，都有属于“资阳人”体系而非属于羌族支系的可能。从而就有蜀族入居郫邑后，以次兼并新都、广都，而后定邑于成都的可能。（3）、至于平都，即今之丰都，在巴国还未兴起以前，原是“百濮”之邑。巴族兴于胸忍之故陵，兼并沿江的濮邑之后才得建成国家。沿濮旧名曰平都，非巴语创名。故巴族于枳（今涪陵）不曰枳都；于彭（今阆中），不曰彭都；于郫于苴，皆单音地名而不加都字；缘平都为濮语，濮源出于羌支，故同以都字代表地域；枳、郫、苴、彭，可能出于“元谋人”、“资阳人”别支，非羌语，则不带都字也。这三种解释，只是我为了拥护温氏新说而作出否定自己旧说的检讨性见解，希得附于温氏之末，备研讨此问题者参考。

窃谓，学问之道，最忌“管窥”、“株守”、“固步自封”、“毁所不见”。那样对待学术，就会永远落后，终被淘汰。治学所贵，在能“集思广益”，“择善从之”，“广纳众流”，“盈科而进”。这样才能逐步提高，发展为登峰造极。近遭十年浩劫，学术腐败，踏实做研究工作的人很少。少峰同志，以行政干部作业余钻研，用古文字学与音韵学匡正鄙说，为研究历史地理学者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但他不以自骄，犹以谦光下及，从容商讨，令我万分钦佩。缘获见所撰论文与资料卡片，回忆两次晤谈，深有空谷来爰，发聩振聩之感。谨打短简，愿附名论之末，表达商谈之快，与赞颂之忱。